

大闹金山的“大圣”从何而来

私养宠物猴地下交易链浮出水面

昨天,本报报道了《“大圣”七夕大闹金山白漾村》,“流浪的猕猴来自哪里,又将去向何处”令人关心。有专家称它很可能是“被丢弃的非法饲养的宠物”。记者就此做了一番调查,果然发现有私养宠物猴地下交易链,涉嫌违法犯罪。

个人不能饲养

上海自然博物馆副研究员何鑫说,他知道不少动物园每年都会有人送去不要养的猴子,以猕猴为主。这只猕猴很可能是有人非法养的宠物,养大后丢弃了。

金山区林业站野生动物保护科科长黎春刚认同这一说法。他告诉记者,猕猴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只有得到上海绿容局颁发的驯养繁殖

许可证才可饲养,对饲养单位还有硬件和软件的要求。如,有展示类功能的公园、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等科研单位等。买卖猕猴双方都需要许可证。目前,金山有四家单位有许可证,但最近没有一家丢失猕猴。个人是不能饲养猕猴的,如果抓到的话,应移交动物园。

大金山岛上有有人工放养的猕猴,那么,这只猕猴会是从那里来的吗?负责猕猴喂食的山阳农技中心工作人员陈永斌表示,目前大金山岛上生活着约200只猕猴,每天会喂食玉米饲料。但大金山岛远离大陆,猕猴基本上是不可能离开的。

“长不大的石猴”

何鑫分析,现在法律更加严密,

惩罚更加严格,社会各界保护野生动物意识也不断增强。但以前的法律监管不严,网上有人非法买卖所谓“长不大的石猴”“宠物猴”,其实就是猕猴,“长不大”是骗人的。随着那些宠物猴慢慢长大,买家越来越担心,就会偷偷扔掉。

黎春刚说,个人养殖宠物猴比较隐蔽,尤其是它们比较小的时候。如果没人举报,很难发现。但猕猴慢慢长大,就会越来越难遮掩。

不过,尽管打击很严,但一些宠物爱好者的猎奇心理还是难以遏制。近日深圳罗湖区人民法院就宣判了一起诈骗案。受害人燕女士等三人看到有人网上卖猴子,就爽快转账,不料很快被拉黑,合计损失1万多元。

携带致命病毒

果壳网博主“河马叔叔”在一篇揭露私养猴子非法现象的长文中写道,一只正常的猕猴,有复杂的社会网络,有兄弟姐妹,也有情人知己。它们每天要花10-15%的时间互相理毛——不光是为了清洁体表,更是社交联谊的手段。这是任何宠物主无法提供的。

“河马叔叔”强调,私养宠物猴最危险之处是可能造成人猴间病菌传染。猕猴身上有一种对人杀伤力极强的病毒之王——Herpes B。这种病毒为猕猴特有,通过体液接触传染,轻则严重损伤神经系统,重则致人死亡。不治的话,死亡率高达80%!关键是,这种病毒对猕猴影响轻微,看不

出任何症状的猴子也可能携带。反之,人类身上普通的病毒,对猕猴等灵长类来说也可能是致命的。

“河马叔叔”说,养猴子等于在家里埋了一个野性难驯的定时炸弹。这个炸弹青春期最容易爆炸。青春期带来荷尔蒙分泌、肌肉生长和性成熟,它的形体越来越大、脸越来越长、眉骨越来越突出,情绪也会变得难以捉摸,喜怒无常。也许它还会对你很亲切,但一旦要求得不到满足就会很暴躁。因为此时猕猴的野性告诉你,是时候展展威风了,它要追求异性,要争当老大,要用逐渐变长的犬齿消灭潜在的威胁。更可怕的是,野外的猕猴会把同类的猴子当成威胁,而宠物猴则把人当成同类,爱的是人,恨的也是人。 本报记者 屠瑜



苏河水岸再添新驿

外有优美河景、烟囱广场、亲水平台、景观步道,内有书房、免费饮用水、医疗箱、自助导览查询……在苏州河大渡路路桥附近的2号滨河绿地,坐落着一幢复古老房子,它就是今年新建成的集苏州河书房、游客服务站、市民服务站于一体的苏河水岸驿站·长风湾。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新民随笔

保护面孔

王蔚

“人面不知何处去,可叹我还笑春风。”有人将唐诗改了几个字,不尽烦恼跃然纸上。“我的面孔去哪儿了?”这真是现代人必须面对的大难题。因为,“盗脸贼”让人防不胜防。

人的面孔天然具有法定性,它是人格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具私有性。但是,近年随着刷脸技术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盗脸”之事时有发生。比如,在当事人不知情、未同意的情况下,数以千万计的人脸信息数据被违法采集售卖;“换脸”软件给不法分子从事违法活动提供便利……

令人欣慰的是,本月起依法“保护面孔”有了明确的法条细则。最高法新实施的“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公民可以对三种刷脸行为说不:一是物业不得强制将人脸识别作为出入小区的唯一验证方式;二是处理未成年人的脸信息,必须征得监护人的同意;三是应用程序不得强制索取非必要的个人信息。

我的面孔我做主,这是最基本的法律精神。今后,在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人脸验证、辨识或者分析,以及未公开处理人脸信息的规则或未明示处理的目的、方式、范围的,都属于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的行为。而且,法律还赋予公民要求信息处理者承担违约责任并删除人脸信息的权利。

一方面,公民依法享有自愿公开人脸信息的权利;另一方面,法律规定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生命健康财产安全所必需而处理人脸信息的,以及为维护公共安全,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在公共场所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的,信息处理者不承担民事责任。这就是说,面孔的私有性也要服从于法律的正当性。该刷脸时得刷脸,这也不能矫情。

阿拉身边的代表·风采

熙语堂 新住户服务到位

距离西成居委会不远,就是人大代表接待选民的“家、站、点”,有个好听的名字——熙语堂。

为啥叫“熙语堂”?戴瑾说,意思就是,人山人海,熙熙攘攘,都来说说诉求,毕竟社区治理靠大家。

去年,人口普查发现一个新现象,微更新后,一些老住户搬回来了,不过,人户分离仍有半数。空置的房子,也没闲着——短租,民宿里住着短期流动游客;长租,附近地块旧改搬来过渡的居民;租客当中,老外也有二三十户涉及十来个国家,西成里,好比一个“小联合国”。

“人口管理和服务,就是疫情期间,最大课题。”戴瑾说,弄堂大门管得严,进入人员行程码、健康码、信息登记,一样不能少;人进来了,熙语堂的大门,随时敞开,服务居民。

怎么服务?传统的,一张卡。新住户来了,先送上便民服务卡,居家过日子开门七件事,生活必需的服务电话,一应俱全。先进的,“一

熙语堂、追梦园,黄浦区西成居委会主任戴瑾说社区治理

“幸福的烦恼”,都有解药

马当路278弄,95岁的石库门小区西成里大门口,黄浦区人大代表、淮海中路街道西成居委会主任戴瑾正在跟门卫老师傅核对进入人员信息。前阵子台风“烟花”才走,这阵子国内新冠疫情反弹,作为新天地新景点,西成里的社区治理有什么突出问题吗?戴瑾说,有啊,不过“幸福的烦恼”都有解药。



戴瑾(右)告知租客注意事项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网通办”自助机,目前,居民办理多项事务,可以在这台机器上查询政策,未来,直接在机器上填表传输,一键搞定。

西成里,太有魅力,近悦远来,人多,却也是“幸福的烦恼”。熙语堂里,面对新居民,戴瑾会说——放

心,我们的服务和管理,一起跟上!

追梦园 幸福感装满“口袋”

马当路、复兴路、淡水路,围出一片口袋公园,有个响亮的名字——追梦园。

曾经,地铁10号线开通了,出行方便了,这里却留下一片狼藉的废弃工地,脏乱差,居民投诉不断。戴瑾一次次反映居民诉求,终于,今年6月底,黄浦区市容绿化局紧赶慢赶,追梦园开园了。放眼望去,花花草草,随风摇曳,生趣盎然,住在公园隔壁的西成居民,推窗见绿,开门见花,幸福感装满了“口袋公园”。

7月台风“烟花”过后,居民们担心“追梦园”里花花草草还好吧,地面上会不会积水呢?跑来看,哇,都好好的,也没有积水啊,海绵公园,棒!

戴瑾看着也笑了,追梦园,灵的,基层社区治理,再辛苦,也值了! 首席记者 姚丽萍



扫码看西成里的幸福生活

江苏银行 | 天天理财

品牌升级 正式更名

天天理财